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

* ***** *
* 計畫：有『志』一『同』！大學 Gay 了沒？大學同志社團參與 *
* 名稱：經驗與男同志自我認同交互關係之研究 *
* ***** *

執行計畫學生： 陳振豪
學生計畫編號： NSC 101-2815-C-168-011-H
研究期間： 101年07月01日至102年02月28日止，計8個月
指導教授： 蔡佩芳

處理方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 崑山科技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中華民國 102年03月27日

目錄

壹、摘要	P. 02
貳、研究動機與問題	P. 03
一、研究動機	P. 03
二、研究問題	P. 04
參、文獻回顧與探討	P. 05
一、同志社團在大學	P. 05
(一) 名詞定義	P. 05
(二) 同志社團發展背景與重要性	P. 06
(三) 社團類型	P. 06
二、自我認同	P. 09
(一) 自我認同	P. 09
(二) 同志自我認同	P. 10
三、國內校園同志社團研究脈絡	P. 11
肆、研究方法及步驟	P. 13
一、研究方法—深度訪談法	P. 13
二、研究對象的選擇	P. 13
三、研究流程	P. 14
四、分析方法	P. 14
五、受訪者基本資料	P. 15
伍、研究發現與分析	P. 15
一、同志認同首部曲—從發現到肯定	P. 16
二、同志認同二部曲—從獨鳴到共奏	P. 21
三、同志認同最終曲—走出自己的路	P. 27
陸、研究結論	P. 31
柒、研究限制與建議	P. 32
捌、參考文獻	P. 33
玖、附錄	P. 34

壹、摘要

九〇年代的台灣同志運動興起之後，同志社團出現在大學校園中是同志學生運動重要的里程碑，同志社團的成立讓同志看見其他同志，也讓同志學生能夠和同志群體產生互動，在自我認同的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本研究將同志社團按照所屬區域、學校體制、社團性質整理大學同志社團的屬性與基本資料，並據此徵募男同志社員，以質性研究方式與 8 位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受訪者分別來自東華大學同伴社（東部 1 名）、成功大學 TO・拉酷社（南部 3 名）、亞洲大學 Rainbow 百性社（中部 2 名）以及台北師範大學性壇社（北部 2 名），這四所一般大學的同志社團的成員當中，有社長、幹部、社員三種身分。

本研究從這 8 位男同志的生命經驗開始，述說身為男同志的自我認同探索歷程，從察覺與他人不同的性傾向產生「我是誰？」的自我提問，進行一連串對同志身分的摸索，男同志在自我認同發展過程中，需要尋求其他同志網絡的協助，因此大部分的受訪者都曾透過交友網站來尋找並確認其他同志的存在，在升上大學後部分男同志有機會發現同志社團。

歸納受訪者加入同志社團的原因，大部分是起於對同志圈的好奇心，或者想經由實體管道來認識同志朋友，在社團活動過程有機會和其他同志互動並成為朋友，則可能進一步在社團中發展出能接納自己的人際網絡，重新建構對男同志身分以及同志圈的認知，逐漸肯定自己的性傾向並感到驕傲。同志社團不僅僅只是聚集同志學生的組織，對男同志確認其同志身分具有正向的幫助，社團內的成員能互相理解彼此的差異並給予尊重，也讓受訪者在參與社團的過程中持續建構同志社群認同，對自我認同也逐漸明朗化，另外無論在個人能力的培養，或者能認同自己和同志群體，幾乎都產生改變和正面的幫助。

關鍵字：男同志、同志社團、自我認同

貳、研究動機與問題

一、研究動機

自 1993 年國內第一個大學同志社團，由台灣大學成立的男同性戀問題研究社(Gay-chat)以及 1995 年女同志社團台大浪達社(Lambda)的出現，經過將近 20 年時間，同志團體紛紛在校園和社會中出現，累計至目前全台灣約有 60 個正式與非正式成立(如表 1)，宗旨為同志及多元性別倡議或聯誼性質的大學同志社團。大學同志社團除讓校園同志有所歸屬，同時也是自九〇年代起台灣同志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以學生為主體的大學同志社團一方面於校園內爭取同志學生的權利，同時對外連結相關同志運動，如紀大偉(2002)所言在台灣同志運動脈絡中，有許多學生投入其中，而同志社團也扮演著特殊的角色：參與同志運動的同時也讓學生有實際參與公民社會的機會，兩者具有密切的互動關係，證明了同志社團對同志運動的影響力。

筆者就讀私立技職體系的科技大學，因緣際會下加入國立成功大學「TO·拉酷社」，觀察發現私立科技大學和國立一般大學的社團氛圍有所差異，前者校園氛圍並不鼓勵學生參與社團，學生動員力也較差；後者則擁有國立學校資源優勢、學生較關心自身權益的傾向，而筆者所處的大學無設立同志或性別社團，不同的校園環境影響同志資源的多寡，或許也限制同志學生在校園中尋找同伴的機會，處於缺乏資源的同志學生，僅能透過網路來找尋相關資源，或者往資源豐富的地區發展同志人際網絡。

過去同志資源與同志運動大多聚集在北部地區，但近年南部地區的多元性別意識也逐漸抬頭，從 2010 年高雄首屆同志大遊行的促成，到第二屆參與人數超越首屆，可得知過去被視為同志沙漠的南台灣，也開始和社會溝通多元性別的存在，2010 年高雄大遊行的盛會也是筆者第一次參與公開的同志運動，第一次用同志身分走在異性戀社會的街頭，一群非異性戀認同的人們群聚在一起，雖然眼見是一群陌生人，但卻因為有著相似的身分認同，而從心底感到和每個人如此親近，走在路上對著路人大喊口號，彷彿就像對著社會吶喊「看哪，我是同性戀！他是同性戀！我們都是！」。爾後開始對同志議題產生興趣，由於所學經常接觸廣告和媒體，其中的性別內涵更是開啟我欲結合學業和性別的開端，筆者的同志認同一路走來尚稱平穩順遂，然而加入同志社團後開啟了我不同的同志生涯與思辨，社團裡豐富的課程和講座協助反思與建立性別意識，還有處於最真實的社員互動，分享與連結他人的生命故事，我們如此相同卻又相異，於是我與同志社團展開了密不可分的關係，也越來越重視同志議題和自身成長，甚至將此視為終身大任。

同志社團經驗在筆者自我認同的歷程中留下了深刻的軌跡，也觀察到社員和社團之間微妙的關係變化，從「我」到「我們」的概念也在不知不覺中形成，這些閱歷都促成本研究的生成。

二、 研究問題

社團發展的因素包含成員的參與動機、組織承諾、凝聚力（張同廟，2009），由於大學同志社團的特殊性，且每個社員都有其獨特的自我認同歷程，雖說許多研究發現參加社團有助於同志認同之探索與身分之歸屬，但男同志不一定會選擇進入同志社團，如王思萍（2003）的提問，加入社團究竟是社員的主動選擇或受到何種意識形態的召喚？為解答男同志大學生社團的動機與歷程，進一步探究其它可能生命經驗，社員和社團之間的互動關係在自我認同的探究中也就顯得重要，成為社團一份子後是否對自我認同產生變化？強化或鬆動了自我同志認同？對於同志身分的處境又有何影響？研究對象則以男同志社員為主，綜觀以上因素，將男同志、同志自我認同、大學同志社團，以這三者的關係為基礎，發展出以下研究問題：

1. 瞭解男同志大學生加入同志社團的動機與歷程。
2. 瞭解男同志社員與同志社團互動之關係。
3. 瞭解男同志社員加入同志社團後，自我認同的探索與轉化。
4. 瞭解不同區域與學校性質的同志社團是否存在著差異。

參、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同志社團在大學

(一) 名詞定義

1. 同志社團

同志社團與性／別社團經常被混為一談，筆者在此簡述兩者的差異並定義之。性／別社團涉略的範圍非常廣泛，性別當中有許多議題包含同性戀、異性戀、跨性別、性教育、性別教育、女性議題等（例：台大女研社），同志議題僅是討論項目的其中一環，以接觸領域和成員來說，性別社團所涵蓋的層面大於同志社團。而同志社團指的是成員自我認同為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或者支持同志議題的異性戀，社團的宗旨在性別政治立場支持同志族群（LGBTI）、對同志友善，並關注同志及性別權益，組成單位不一定是校園也有可能是民間團體，在 2000 年成立的「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就是國內第一個由內政部核准成立的同志社團。

2. 大學同志社團

根據張瑋容（2008）所言，校園中的同志社團是一個特殊的場域，它只會出現在校園裡，特別是大學中的社團。校園同志社團也如同其他校園社團一般，擁有讓學生參與的基本正當性，也因此才能進一步地在參與者身上產生某些效用，而最具代表性的大學男同志社團，便是成立超過 10 年的台大男同性戀研究社（Gay-Chat）。

大學同志社團可分為正式與非正式兩種，正式社團的定義為：經過校方申請程序而登記成立的社團，且可合法申請學校場地、經費等權力，且必須接受年度社團評鑑、配合學校的政令，以現身和正名化的方式，爭取校園正視同志學生的存在。

反之，礙於現身（come out）及避免社員身分曝光為優先考量之下，不經過校方規範的社團申請程序，以經營私人社群的方式，大多藉由網路和私人聚會與成員聯繫，必須透過熟人介紹加入，活動形式不公開，而且存在著經費來源不穩、組織成員流動性高、結構鬆散等缺點，為本研究定義之非正式社團。

(二) 同志社團發展背景與重要性

台灣同志社團的發展背景從 1990 年 2 月，第一個女同性戀組織「我們之間」成立後，為同志運動畫出全新的起點（莊慧秋，2002），該組織的成立可說是當時異性戀父權社會對同性戀議題解嚴的第一張骨牌，而在 1992 年後所陸續成立的同志學生社團則是在許多個人經驗和社會結構轉變，且兩者互動後所出現的最新一波集體行為（王雅各，1999）。而台灣第一個正

式成立大學同志社團，台大男同性戀問題研究社（Gay-Chat，簡稱 GC）在 1993 年成立，接著 1995 年台大成立女同志社團浪達社（Lambda），校園同志社團也逐漸興盛。

王雅各（1999）認為，同志社團具有兩個作用：社交和運動。前者能集合同志，進行交流和聯誼，在此過程中強化同志的性取向認同、證成（justify）同志身分的正當性、和凝聚（solidify）同志對組織和族群的向心力；後者則是運用各種手段挑戰異性戀沙文主義和霸權，教育異性戀社會，並提出同志平權的合法性（legitimacy）。

國內同志社團相關的研究也顯現出社團對於同志認同的重要性，如王思萍（2003）研究高師大女同志社團的結果發現，參與社團有助於同志肯定自我認同；因為參與社團的認同感，讓同志願意且能夠面對參與社團可能出現的現身問題，所以，認同與現身相輔相成，即認同賦予出櫃（come out）能力；而現身肯定同志認同。不過校園同志社團並非普及所有階層，而且就算自我認同為同志的大學生，也不見得會主動參加同志社團（張瑋容，2008）。

（三）社團類型

由筆者初步整理資料時顯示，截至 2012 年 2 月底前，國內大學同志社團共 60 個（含非正式），在本研究進行過程中，陸續發現未登錄的同志社團，目前已累積到 66 個（含非正式），新登陸的正式社團包含樹德科大拉酷子、逢甲大學性別友善社、致理技術學院飛揚彩虹社、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有志一`同社、靜宜大學異同夢想社，亞洲大學 Rainbow 百性社，非正式社團則有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同鬪社，而也有一個因運作困難而關閉的社團，慈濟技術學院七彩檢樂社。

目前正式社團有 32 個運作中，依大學體系來區分：國立體系共 23 個，私立體系共 9 個，一般大學共 28 個，技職體系共 4 個；而同志社團的分布數量依序是，北部共 17 個，南部 8 個，中部 6 個，東部 1 個，此外，校內有超過 1 個以上的同志社團同時在運作的學校為：台灣大學（2 個）及清華大學（2 個），如表 1 所示。

表 1：國內正式同志社團名單

地區	體系	社團名稱
北	一般	國立：台大 GC、台大浪達社、師大性壇社、交大 ^[1] 部落革 BLG、清華部落革 BLG、清華性別研究社、海洋大學海洋酷兒、央大酷兒及女性文化研究社、政大陸仁賈、台北大學北 G 星、北藝大有志一、同社 私立：世新飛魚社、玄奘性別驕傲社、東吳同志合作社、淡江男同文化研究社 〔1〕「部落革 BLG」為清華大學和交通大學共同經營
	技職	國立：台科大台科 G 型男社 私立：飛揚彩虹社
中	一般	國立：彰師大性酷社、暨南天晴社、中興性別文化研究社、逢甲性別友善社 私立：亞洲大學 Rainbow 百性社、靜宜大學異同夢想社
	技職	無
南	一般	國立：成大 TO·拉酷、南藝大彩虹菱社、高師大同志文化研究社、中山 G-Bi-拉社、中正酷斯拉社 私立：南華彩虹平道
	技職	國立：屏科大嫩社 私立：樹德科大拉酷子
東	一般	國立：東華同伴社 私立：無
	技職	國立：無 私立：慈濟技術學院七彩檢樂社（已關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非正式社團共有 34 個，依大學體系來區分，私立體系共 24 個，國立體系共 10 個，一般大學 31 個，技職體系共 3 個；同志社團分布數量依序是，北部共 23 個，中部共 6 個，南部共 5 個，東部則沒有非正式社團的資料，校內有超過 1 個以上的同志社團，同時在運作的學校為：輔大、淡江、世新、文化、實踐。

由於非正式社團並不對外公開社團資料，因此年代和資料考察不易，資料來源以台灣同志諮詢熱線所整理在 BBS 上成立的同志版社團資料，可能與實際狀況有所出入，筆者在研究期間內將可能持續營運的社團整理列表，以便後續研究者和相關團體可參考，如表 2 所示。

表 2：國內非正式同志社團名單

地區	體系	社團名稱
北	一般	國立：師大男友會、政大奇娃社、海洋大學海獅社、央大 STING 性別行為與社會認同讀書小隊、台北大學 MOTSS 私立：輔大同窗會、輔大好社、淡江同路人 Q-Zone、淡江拉子娛樂坊、淡江同話世界、華梵油襪子 EROS、長庚大學同心未泯、元智元創世紀 YZU 女同志運動研究社、中原同心原、銘傳性別文化研究社、北實踐 TGP、東吳 PLB、世新 DV8、世新 G 世代、文化 ZAZ、文化男同學同志社、文化拉基聯邦、文化拉友會
	技職	皆無
中	一般	國立：中興興有同感 私立：大葉拉子社、亞大百性社、中山醫同志社、東海同伴社
	技職	國立：雲科大雲彩子 私立：無
南	一般	國立：嘉大同學會、高師大男鐸天地 私立：南實踐同戀南實踐
	技職	國立：高第一亞太之星 私立：嘉藥大共榮圈
東	一般	皆無
	技職	皆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自我認同

(一) 自我認同

認同是什麼？心理學和社會學領域的學者各從不同的角度討論認同(轉引吳政庭,2004)，心理學家 E. Erikson 對認同的解釋，源自於 Freud 人格結構衝突的看法，Erikson 認為認同是個複雜的內在心理過程，是個人面對外面世界衝突的協調 (Burger, 1993/吳政庭譯, 2004)，若能建立且維持一致的自我心理機制，那麼「我是誰？」的難題便可解決。Castells(1997/2002) 則認為從社會學的角度思考，所有的認同都是建構而來的，Castells 曾說：「認同 (identity) 是人們意義與經驗的來源」，認同不只是個人層面的「我是誰？」，他人以及社會如何看待個體也建構了認同的內涵，「我」看到什麼樣子的「我」？「我」如何看待「我」？「別人」眼中的「我」又有何差異呢？如果差異是必然的話，那麼什麼原因產生差異？這些問題都在回答認同的概念，討論認同時必然無法把個人自社會脈絡中抽離，而單獨討論心理層面的自我。

Hall (1996) 即認為，認同是一種建構的過程，個體會「隨著週遭的文化體系而不斷形成與變形」(轉引自朱全斌,1998)。由此看來，認同是一種「經驗」，奠基於個體不斷地選擇、再選擇，深受外在社會影響，而非完全取決於主體，依照 Jenkins (轉引郭良文,1988) 的說法，認同的進行，是建構在個體認知他們自己和其他人或其他群體 (或其他理念、凝聚方式等)，是否擁有一些共同的起源或共同分享的特質之上。

Gurin 與 Townsend 認為「認同」意指一個人意識到自己為團體的成員，對於身為成員具有情感連結；而「意識」指的是成員對於所屬群體在社會之位置所具有的意識形態 (引自畢恆達,2003:52) 認同已經被概念化成一種屬於和不屬於、包含和排除的定義，認同的形成和持續有賴於建立及維持那條介於何者為內、何者為外、何者是自己人、何者是「他者」的界線。採取這種二元對立的劃分或界線，雖然能簡單地描繪出認同的歸屬，如我們/他們、男人/女人、異性戀/同性戀等，但是認同本身是自然存在的嗎？所謂內外的相似或差異是否固定？認同或主體性會有完成的階段嗎？

關於這些討論存在著兩種爭辯，一是本質主義 (essentialism)，認為於文化與社會，具有一個固定、統一、連貫的內在本質，也就是說預設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種本質並使她/他成為那樣的人，另一種則是反本質主義 (anti-essentialism)，主張認同並不是靜態、固定不變的實體，是動態的、多重勢力交互激盪、相互混合，而且永遠在發展的過程。

據此，本研究採取的觀點為反本質主義，男同志從意識到自己的性傾向到自我認同的發展過程是變動且開放的，而同志社團又提供一個滋養且群體化的場域，加入社團成為社員後

的男同志大學生，除了透過社團參與尋求內在相似的歸屬感，與社團的互動過程應也會反過來影響（鬆動或強化）自我認同的探索。

（二）同志自我認同

同志認同理論的研究相當多，筆者就以最著名的 Cass（1979/1984）提出的同志認同發展模式論述進行探討（轉引蔡怡君，2007；張志豪，2010），又稱「性認同形成模式」(Sexual Identity Formulation, SIF)，使用「人際一致理論」(Interpersonal Congruency Theory) 的交互作用概念建立同志身份認同歷程。

Cass 強調個人認同與公開認同一樣重要，認同發生在當個體對個人與公開的自我概念不一致並尋找解決方法時便產生認同，這就是心理因素和社會因素交互作用的過程，其概念強調外在環境對認同形成的影響，而這種認同的產生就跟認知上的建構相同(Cass, 1979/1984)，Cass 將同志認同的形成分成六個階段，如下：

1. 認同混淆期 (identity confusion)

當個體察覺自己思想、感覺或是行為上和他人不同，可能是同志時，和異性戀假設產生衝突，在這階段個體感知到的是行為層次，因此開始認為如果自己的行為像是同性戀，那會不會自己就是同志 (Cass, 1979)？國內也有文獻指出當個體察覺到自己的行為被定義為同性戀時，就會開始去思考自己的性傾向，像是被稱為「娘娘腔」、「跟同性的要好程度遠勝過其他人」等，同時就會開始懷疑自己的性傾向 (王家豪，2002；蔡宜君，2007)，此階段的經驗若為正向感覺將順利進入第二階段，反之將會壓抑下來。

2. 認同比較期 (identity comparison)

個體開始收集資料，經過與其他人的比較，進而發現與自己性傾向相似的人，有助於個體對自己的理解達到一致性，並發展自我形象。這時期的主要挑戰，來自日漸增加的他人感官衝突，可能會產生社會孤立感 (social alienation)，要減低孤立感有賴於個體對自我觀感與行為的接受程度一致，就能順利進入下一階段，反之就會增加孤立感而開始自我貶抑。

3. 認同容忍期 (identity tolerance)

此階段的個體外在的表現像是異性戀者，但可能內心試著默認自己是同志，對於自己的性傾向只是容忍還未接受，但逐漸發展的情況可能是對自己產生正面評價並接受自己的同志身分，或期望能改變性傾向，或接受自己部分存在同志本質，此時可能會開始接觸同志團體與次文化，進而發展出新的對他人及自我的個人建構 (personal structure)。

4. 認同接受期 (identity acceptance)

個體開始能接受自己的性傾向，會選擇性的對部分異性戀出櫃 (come out)，已經通過內在的不一致心理衝突及掙扎，而接受自己是同性戀者的事實，開始和性傾向相似的人建立關係、發展情誼，Cass 認為有些個體為了減少內在與外在衝突的「不一致」現象，會試著減少對異性戀者的接觸，而有一些人對於自己不甘於只是部分現身或是認為這樣仍不一致，就會進入下一階段。

5. 認同自傲期 (identity pride)

Cass (1979/1984) 認為個體與他人觀點的衝突，在此階段達到最高點，個體對自己的性傾向有正面肯定也感到驕傲，但對於異性戀會產生不滿與負面的評價，並沉浸在同志次文化和團體認同的優越感之中，此時個體便產生站在二元的觀點，個體會與異性戀社會站在抗衡的位置，並且會感到自己被壓迫而憤怒，這也促使個體趨向認同同志團體與運動。

6. 認同綜合期 (identity synthesis)

個體的身分認同發展到此階段後，會重新思考自己的認同驕傲，當個體感受到異性戀社會的正向回應時，瞭解部分異性戀者對同志是友善的，使同志不再把所有異性戀視為敵人，並體會到不同的個體擁有不同的生活和價值觀，雖然偶有一些挫折與憤怒，但已不像上階段那般強烈了。

由上述的歷程可得知 Cass (1979) 的自我認同階段是線性發展，張志豪 (2010) 對此研究提出了幾點質疑，此研究的受試者來源有所遺漏，對於無參與同志社交的人就不在此範圍之內，其二是否每個個體的階段都僅有一個，而無重複或者重疊的狀況，而研究年代的不同也不見得符合當代同志的經驗，在之後許多學者也進一步提出新的理論，認為不見得每個階段都是互斥，有可能是可以重疊發展的。

無論是 Cass、Troiden 或其他學者如 Coldman、McDonald 等提出的同志認同發展模式，主要基於兩個假設 (轉引吳政庭, 2004): (1) 認同是透過一個發展的歷程而獲得的。(2) 此認同的維持與改變乃是個人環境與互動下所發生的。而劉安真 (2001) 認為以線性模式解釋認同發展是過度簡單發展歷程、排除異性戀與同志的其他可能，個體在認同的過程當中可能反覆地遊走不同階段，有的同志可能會走到最後一期，有的則停留在某一期。

三、國內校園同志社團研究脈絡

國內最早的一篇同志社團參與的研究，是胡來安 (1998) 紀錄中央大學酷兒文化研究社的歷史研究和發展脈絡，詳細記載了創社初期到最後成立為正式社團的詳細經過，以及探討

同志社團和空間的互動、社團與校園內部互動等，但缺少社員和社團之間的互動關係。接著是王思萍（2003）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同志文化研究社，這篇論文清楚交代該社團的營運史，研究結果也顯示社員參與社團有助於對自我認同的探索，還有社員的參與動機，本文還隱含了一個現象，亦即參與社團並非同志本能，可能是透過主動選擇，或者受到某種意識的召喚，才會讓一個人從社群外進入社群內，不過是什麼樣的意識召喚和動機，並未在論文中得到解答。張瑋容（2008）為進一步解答王文的疑惑，以台大女同志社團浪達社為研究主體，該文所探討的重點有二，一為參與社團經驗使參與者同志認同產生不同層次的變化，二為女同志身份認同到社群認同，進而投入同志運動之轉折，該文整體而言較偏重在社會運動的核心參與者的研究。

徐嘉郁（2008）研究南部同志團體「Group」，針對社團提供的休閒場域對男同志認同的影響，並分析社員所感受到的休閒經驗對同志身分之影響，該文整理出處於不同年代的同志認同發展有所區別，記錄五、六年級的社員和七年級的社員對自我認同的覺醒過程，也指出七年級生在自我認同上較快接受，因為社會環境的開放，資訊豐富的年代，也是形成同志自我認同世代差異的主因。

筆者整理以上國內研究後，發現到早期文獻較著重在社團的線性史觀與發展脈絡，近期的研究開始加入自我認同的理論視野，也進一步討論個人和社團的互動關係，甚至是個人和空間的互動關係，不過筆者也察覺幾乎所有的文獻，都限於單一社團的討論，以國立大學的正式同志社團為研究對象，筆者希望能把訪談對象觸及到全國，進一步探索在不同區域與一般大學和技職院校兩種不同體制的社團背景之下，檢視男同志成為社員後之自我認同和社團交互影響的過程，瞭解校園裡的同志社團對男同志的多重意義。

肆、研究方法及步驟

一、研究方法—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關注個人（男同志）與環境（同志社團）互動下，建構的自我認同發展歷程，針對研究對象的主觀經驗進行分析，筆者採用質性研究方法，採半結構式（semi-structured interview）訪談法，訪談時間約 1 到 3 小時內。質性研究從參與者觀點瞭解社會情境，瞭解生活經驗與脈絡對研究參與者的意義，以一種平等的、互相信任的關係與研究參與者互動，終極目標在於「意義」的關注與「理解」。（高敬文，1996；潘淑滿，1993；胡幼慧，2005）（轉引自蔡宜君，2007），對研究對象（特別是他們的內在經驗）獲得比較深入細緻的解釋性理解（陳向明，2002: 138）。訪談過程中研究者需在自然情境下，讓受訪者有被尊重的感覺，處於雙方平等的互動關係，才能進行雙向式的溝通和對話，研究者本身需要懂得彈性的原則，讓受訪者自在的暢所欲言，也需要懂得傾聽的技巧，以便作為研究現象或行動的再現（潘淑滿，2003）。

研究者先針對欲了解的主題，擬定研究問題，設計訪談大綱，訪談對象設定為參與同志社團的男同志社員，筆者將受訪問題分為加入社團前、中、後，請受訪者從如何得知其參加的社團，在加入社團後與社員的互動與印象深刻的事件，帶給受訪者什麼收穫，以及自我認同變化的時機，逐一探究自我認同建構的脈絡，視受訪者回答內容衍生並修正後續訪談問項，增加一手資料豐富性，並凸顯每位受訪者之間的異同。

二、研究對象的選擇

本研究受訪者徵募的方法採「分層目的型抽樣」，以社團所屬地域（北中南東）、學校體系（一般或技職大學）與社團性質（正式或非正式）來選擇受訪者，受訪者徵募方式透過「滾雪球抽樣法」，筆者透過國立成功大學 TO·拉酷社，接觸其他同志社團，尋找願意接受訪談的受訪者，再請受訪者推薦其他受訪對象。接受訪談的對象自我認同為男同志，由於社團中的同志人際網絡大多是透過參與社團活動而形成，因此受訪者需具備持續參與社團、關心社團活動的特質，以參與社團活動 6 個月以上者為主，徵得受訪者同意進行訪談後，經受訪者同意進行錄音以利整理逐字稿，訪談內容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權，因此全部採取匿名方式呈現。

本研究在擬定研究計畫時，原預計徵募 14 位受訪者，但實際徵募時，發現多數技職體系、非正式社團缺乏聯絡方式與社團資料，因此難以尋找願意受訪的對象，最終以一般大學、正式成立的同志社團為主，並加入一位就讀技職科大參與一般大學同志社團的男同志，最後徵募並順利訪問到 8 位受訪者，分別來自東華大學同伴社（東部 1 名）、成功大學 TO·拉酷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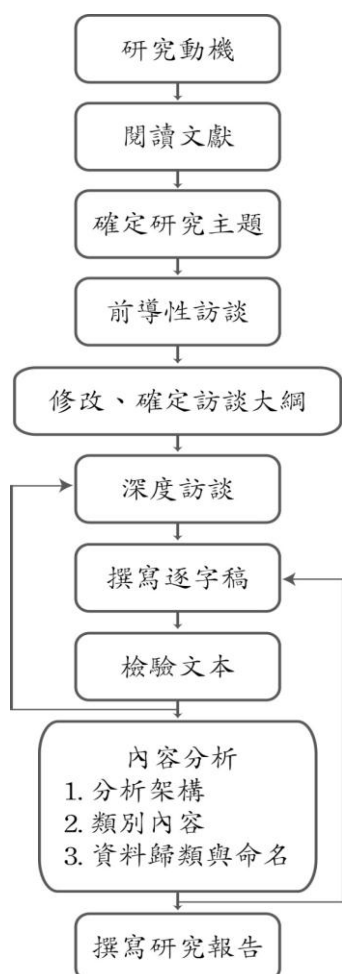
(南部 3 名)、亞洲大學 Rainbow 百性社 (中部 2 名) 以及台北師範大學性壇社 (北部 2 名)，這四所一般大學的同志社團的成員當中，有社長、幹部、社員三種身分。

三、分析方法

訪談逐字稿，每次訪談的時間大約 2 小時，在訪談結束當天將錄音檔和逐字稿，標註訪談時間、受訪者、地點等資料，筆者在訪談過程中同時記錄受訪者的重要事件於訪談筆記，每次訪談內容皆由筆者親自編撰歸檔，轉換為逐字稿。

根據 Maxwell，質化研究資料的分析策略，主要步驟依序有：第一步就是要閱讀訪談的紀錄、觀察筆記，或是其他要分析的文件 (Dey,1993；Smith,1979；Tesch,1990)。其次，在分析工作上，有很多不同的選擇，大略可分為三類：備忘錄、分類策略以及情境式策略，而 Maxwell 認為在質化研究中，編碼是主要的分類策略 (Maxwell,1996；高薰芳等譯，2001) (轉引自王思萍，2000)。筆者在訪談資料的分析上，反覆地閱讀逐字稿，根據研究內容將資料進行編碼和分類，並與參考文獻做連結與分析。

四、研究流程



五、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 (年齡)	年級	參加社團	入社時間	地點	一般/ 技職	出櫃程度
Nick (20)	大二	國立成功大學 TO・拉酷	2011年	臺南	一般	朋友
Chad (23)	大五	國立台北師範大學 性壇社	2009年	臺北	一般	家長、朋友及同學
Kevin (23)	大三	國立台北師範大學 性壇社	2010年	臺北	一般	朋友、部分同學
Uther (21)	大四	國立成功大學 TO・拉酷	2009年	臺南	一般	家長、朋友
Leo (24)	碩一	國立成功大學 TO・拉酷	2011年	臺南	技職	親密好友、部分同學
Gary (18)	大一	亞洲大學 百性社	2012年	臺中	一般	兄弟姊妹、朋友、同學
Brian (28)	大三	亞洲大學 百性社	2012年	臺中	一般	兄弟姊妹、周遭朋友
Ted (23)	大三	國立東華大學 同伴社	2012年	花蓮	一般	家長、周遭朋友

伍、研究發現與分析

本研究主要參考 Cass 的同志認同發展論述，Cass 認為同志自我認同發生在個體對『個人』與『公開的自我』概念不一致，尋找解決方法時便會產生認同，而這一連串探尋的過程，就是本研究的重點，我們將參與同志社團的因素，視為男同志找尋自我的重要媒介，參與同志社團是在自我認同的某個階段出現，而自我認同可能在加入社團前形成，也可能在加入社團後形成。我們能夠確定的是，自我認同是一段持續變化的動態過程，始從察覺與他人性傾向的不同，與他者對照和比較，產生「我是誰？」的認同疑問，開始尋找協助認同的資源，這段自我認同的追尋歷程，並非只是單純的自我對話就能形成，與外在環境的互動，會不斷改變和重新建構自我認同，同志社團扮演著重要中介者的角色。

大部分的同志社團經常舉辦社團課程或者聚會，加入社團後參與活動的機會也較多，也可能藉此認識其他同志，甚至結交朋友，男同志與其他社員的互動關係也是影響認同的重點之一，在同志社團的相處經驗，影響是否繼續參與同志活動，以及面臨現身選擇等問題，不同個體所產生的認同變化也有所差異。當同志社團進入男同志自我認同歷程時，建構個人對同志群體的認知與認同，再影響男同志本身的自我認同，如同張瑋容（2008）所說，「同志身分」本身就是一段永無止盡的自我認同旅程，這段旅程並非單純停留在個人層次。本研究發現，受訪者開始肯定自我與同志群體大多數是在加入同志社團之後，因此本研究以男同志個人不斷變化的認同過程為主軸，分為以下三個層次回答研究問題，分別是男同志的個人認同，參與同志社群的經驗，以及反思自我認同歷程。

一、同志認同首部曲—從發現到肯定

（一） 自我提問：我是同志？！

「以前覺得有喜歡男生，但是不清楚這種感覺是什麼，再加上我們家裡也是很晚才有資訊用品，所以我很少接觸到這種東西。」(Leo，成大，T0·拉酷)

同志身分的認同，對大部分的同志來說，是一段漫長的歲月，在充斥異性戀資訊的環境中長大，周遭缺乏正面的同志資訊，自我認同的探索過程，宛如在暗巷中尋找出口，不知何時才能看見光明。本研究的受訪者，多半在年少時就有對同性產生慾望、愛戀的經驗，即便與同性發生性關係，卻不一定知道何謂『同性戀』。受訪者 Uther 表示，喜歡男生是一種直覺反應，他在國小的階段就已經知道自己喜歡男生，受訪者 Chad 說，他在大一之前只知道自己喜歡男生，但對於同性戀是什麼卻沒有概念，在摸索「我是誰？」的階段中，透過網路、書籍、新聞等媒介找尋出口，或者從生理反應發現自己的慾望對象為同性，因此在內心產生對

性傾向的疑惑。

「我大概從小五的時候，七八歲的時候，就跟鄰居有身體上的互動，是全裸的，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可是我那時候是喜歡那樣的感覺的。」(Kevin, 台師大, 性壇社)

在察覺自己與異性戀的差異後，男同志會開始蒐集資料，找尋與自己性傾向相似的人，這個過程有助於對自己的理解達到一致性，建構「我」的形象，如果男同志對自我觀感能夠接受，就能逐漸肯定自己喜歡同性這件事，受訪者 Chad 在高中階段與班上的同志好友，就是透過聊天發覺其他同志的存在，進而漸漸肯定自己。

「我們高中班上大概有 1 / 3 是同志，可是大家都彼此沒有說破，我們都知道彼此都是，可是我們沒有聊過說『好！我們都是同志』，就不會去說我們是同性戀這件事情，透過聊天的方式才知道彼此都喜歡男生。」 (Chad, 台師大, 性壇社)

反之，若是遭受到環境的打壓，男同志感知到周遭他者對同性戀行為的不友善，便會將同志情感隱藏、壓抑下來，配合父權社會下的異性戀假設，在他人面前假裝自己是異性戀，可能會暫時逃避面對身分認同，甚至對同志文化產生負面觀感，像是受訪者 Kevin 的父親從小對他傳遞同志的負面評價，加上嚴厲的管教方式，讓他不得不接受父親的想法，也連帶否定同志認同。

「小學快要到國中的時候(對同志圈)還是有些負面的想像，一方面是沒有接觸到，二方面是看到新聞，或我爸會跟我說同志是不好的，只要我行為上、成績上、說話上有他不滿意的地方，他會直接拿棍子打我，所以對我而言，會造成我對那些事情感覺是不好的，我爸說的話就是對的，必須尊崇他的意見，不然會繼續被打。」(Kevin, 台師大, 性壇社)

然而自我意識對性傾向的疑惑，依然會驅使男同志不斷探尋，在曖昧模糊的認同階段，男同志會採取隱密的觀察和蒐集，避免暴露自己的性傾向，有些受訪者在大學後才開始思考同志身分，而同志社團是接觸、互動、獲得資訊的機會，更是協助發展自我認同的重要角色。

「因為我其實完全沒有接觸過啊！我是進來 T0·拉酷才了解同志的東西耶，以前完全沒有接觸過，是完全沒有接觸過，如果沒有加入社團的話，我可能一輩子都不了解吧！」(Leo, 成大, T0·拉酷)

自我認同發展初期，男同志的內心產生許多疑問，對於「我是誰？」的難題似乎手足無措，透過自我對話和找尋外部資源，而通過「我是誰？」的初級測驗後，稍稍喘口氣，因為接下來要進入環境與自我的互動，開啟另一段未知旅程。

(二) 他人探尋：你是同志？！

同志察覺自己與他人不同的時機，最多是在國高中、大學求學階段甚至更早，在封閉的校園環境，若缺乏性別意識與尊重多元性別的氣氛，往往是男同志在學生時期，對同志身分感到不安的來源，同儕間經常會對性別氣質與眾不同的同學，以言語嘲諷戲謔，投以異樣眼光甚至出現霸凌行為（bully），即使是已經對朋友出櫃的男同志，也或多或少會感受到被視為異類、被排斥的眼光。有一半的受訪者談到國高中階段，就曾因為同儕對同志、陰柔氣質不友善的態度，對其造成在人際和心理的影響，像是 Kevin 在國中時，為了避免被嘲笑陰柔氣質，必須迎合同儕，參與談論 A 片女優，評價異性的行為，藉此換得安身的機會，也擔心若同志身分曝光，將會失去朋友，因此隱藏自己的性傾向，暫時將注意力轉移到社團或者其他團體活動上，於是在高中期間幾乎沒有接觸同志資訊的可能。

「我小學四到六年級的時候長期被霸凌，因為被笑娘娘腔，被笑娘砲，後來男生會來打我或推倒我，女生是不理我，小學經驗讓我不太跟人家接觸，也怕跟人接觸，所以也會變成我要服從大家意見，我就必須跟他們一起聊 A 片，聊哪個女優好，哪個女生正之類的。」(Kevin, 台師大, 性壇社)

升上大學後的校園環境對於同志的態度，相較高中時的排同氛圍已經友善許多，受訪者的經驗顯示在自由風氣的大學校園中，即便偶爾會出現歧視同志的言語，但發生肢體暴力的機會已經大大減少，也有更多友善者願意公開表示對同志的支持，對受訪者而言是相當令人感動的現象，也能進一步理解同志身分的正當性。

「系上的人算是友善，你不會覺得他們會特別、強烈的反對的言語，我一些系上的同學，她／他們也就是『喔～就是同志而已』，我就覺得其實自己的身分並不像之前那麼不能被公開。」(Gary, 亞大, 百性社)

受訪者 Nick 觀察高中到大學班級對同志的態度，發現對同志的言語歧視並無消失，仍然潛藏在同學間的『玩笑話語』當中，對他而言感覺也相當不舒服，雖然同儕口中說著尊重，但卻只做到表面的政治正確，恐同的意識型態仍未真正移除。

「大學整個系上的氣氛，就有點像是我們高中的那些理科班，她／他們會開同志玩笑，她／他們會用言語，不見得是肢體，可能是開玩笑，會去攻擊那些，氣質柔弱的同學，就我的高中和大學經驗來說是滿常見的，比方說什麼『死玻璃』阿。」(Nick, 成大, T0·拉酷)

交友廣闊的 Ted 對同志身分無法在家庭、朋友圈被討論有深刻的體會，即便 Ted 認為自

我認同已經相當明確，也對朋友、家人公開自己的同志身分，但同志議題仍是許多人的禁忌，他人刻意的為同志話題消音，認為同志身分只是一種暫時的幻想和錯誤，導致同志的情感和生命經驗無法得到交流和肯定，進而與朋友、家人產生疏離感。

「在不提及同志議題的情況下，我是他們親愛的兒子，在教會裡，我不提及同志議題的情況下，我是他們的朋友，但是他們原則上不能談論這些問題，不能談論同志婚姻、伴侶權之類的，跟她／他討論這個，我媽會說『你是一時沖昏頭啦，我相信不久後你就會交女朋友』，教會的人會說『不要這樣子啦，這樣很奇怪耶！』」(Ted，東華大學，同伴社)

雖然有一半的受訪者認為，大學所處的環境不夠友善，但另一半的受訪者則表示，大學環境較能接受同志議題，甚至有異性戀同儕主動為同志護航，他人對同志身分的正面態度也影響著受訪者，在對同志議題比較友善的環境中，受訪者會覺得比較自在，害怕身分曝光的焦慮也減少許多，認知到有許多支持者時也會逐漸肯定自我，對身分認同展現正面態度，不再對此感到困惑。

「其實我們班上並不會感受到不友善的感覺耶！說真的在我的生活周遭中，我是沒有遇到。我不大了解那些被歧視的感覺，反而遇到朋友主動站出來在幫圈內人講話的，主動去罵那些歧視的人。」(Leo，成大，T0·拉酷)

「其實我覺得大家對我還滿友善的，我其實沒有遇到什麼對我惡言相向的人，就算有人討厭我，也已經有很多人支持我了，你知道有人支持你，就不害怕有人對你怎樣啊。」(Uther，成大，T0·拉酷)

除了校園以外，家庭因素對受訪者而言，也是一項難以處理的議題，當同志身分被迫在家庭中現身時，其實難以預料家長會有什麼反應，即便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但在雙方對同志身分存有認知落差的狀況下出櫃，非常容易對彼此造成傷害。

例如受訪者 Chad 在家中被迫出櫃時，竟遭到母親持刀砍傷，雖然 Chad 從國中到高中階段，在家中擺放同志相關書籍、期刊，持續的給予暗示希望藉此讓家長理解同志議題，並敞開心胸接受自己，然而在面對出櫃議題時，卻仍與母親發生嚴重的衝突，Chad 和母親的關係並沒有變好，同志身分依然是引起爭執的地雷，他也選擇避免正面交鋒，因此在升上大學後，盡量少回家，少交談，應對方法雖然消極，但也無可奈何。

「我高二在家出櫃，我從國二準備出櫃到高二出櫃，然後出櫃的時候就是...非常的嚴重，我被砍！我被我媽拿刀砍。」(Chad，台師大，性壇社)

因為面對他人與社會氣氛的不理解，大多的受訪者都經歷過令人不愉快的經驗，但也有受訪者感受到來自家庭、同儕的正面回饋，例如已經出櫃 3 年的 Uther，在即將升上大學的那年暑假決定跟母親出櫃，過程中沒有指責和爭吵，只有包容和關愛，Uther 的母親冷靜的面對兒子出櫃，並給予鼓勵「兒子，你辛苦了！」，Uther 與母親的互動關係至今良好，能被家人理解接納，是許多同志畢生追求的梦想，相當引人省思。

「那時候在聊生涯規劃，聊著聊著我就突然想講，可能是因為跟未來有點關係吧，她還滿冷靜的，我自己講出來之後就哭了，因為想說憋很久終於講出來了，你知道大概憋了十八年了吧，我現在都二十一歲了，我那時候真的覺得好累喔。」(Uther，成大，T0·拉酷)

無論他人對同志身分的支持或反對，對於同志而言都是相當重要的經歷，受訪者的經驗也符合同志自我認同發展理論的假設，藉由個人和環境互動下，產生自我認同的改變和維持，他者對同志的態度，也持續影響著男同志對自我的評價和認知。

(三) Yes! I' m Gay!

「這東西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他沒辦法跟我生命切割，那為什麼我要否定這一塊，刻意避免去講這個東西？」(Kevin，台師大，性壇社)

經過自我對話以及與外在環境的互動後，受訪者對同志身分的自覺已經逐漸明確，肯定自己是一位男同志，除了透過同志資訊來理解身分之外，本研究受訪者，也提出其他確認自我認同的經驗，其中一項是以生理反應來做為認同自我的方式，例如受訪者 Brain 認為打開自我認同的關鍵，是來自生理衝動，當遇見喜歡的同性，會產生想要與對方認識及進一步發展的想法，與異性戀對異性的衝動是相同的，而透過性實踐，和同性發生性關係後，他從此肯定自己的性傾向。

「我們都是從性來認同自己，一開始就是開始跟人家發生關係，進而去確定自己就是 GAY。」(Brian，亞大，百性社)

在異性戀主流的文化價值中，同性戀的情感和性是不被看見、被消音的，因此男同志的資源交流、情感需求，大部分都是以網路為管道，大多數的受訪者表示，剛開始接觸同志圈是透過網路交友，青少年同志利用網路來進行交友已是事實，而在同志圈內經營已久，知名度相當高的『拓網男同志交友』網站，更是許多男同志的共同經驗，但並非人人都會主動搜尋同志資訊，例如很早就確定自己喜歡男生的 Uther 和 Chad，在認同初期就鮮少接觸同志資訊，即便擁有網路資源也很少主動搜尋過相關訊息，因此對所謂的『同志圈』也是一無所知，

受訪者 Chad 說「我知道網路有太多不可信的東西，所以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更遑論要透過同志社群來認識其他同志朋友。

「我不會主動搜尋同志的東西，可能會想看男生，可是不一定會想去搜尋同志的東西，比方說同志圈是怎樣的生態啊，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有同志圈這個東西啊。」(Uther，成大，TO·拉酷)

隨著受訪者確認自身性傾向，異性戀同儕肯定同志的存在，對受訪者而言是相當正面的力量，但是『同志圈』仍然是一個模糊不清的世界，在大多數的時間，受訪者都是與異性戀團體相處，接觸同志社群的機會並不多，『我喜歡同性』和『我過著同志生活』似乎是兩回事，雖然喜歡同性這回事已經十分確定，但是其他同志在哪？

「我在班上出櫃沒錯，我跟班上非常好，可是她／他們不會主動跟我聊這件事情，我想講、想分享我身為同志的生活，可是沒有人要聽，大家都跟你很好，可是大家並不會想要聽這件事情，所以好朋友沒幾個。」(Chad，台師大，性壇社)

我們看見 Chad 的經驗，雖然與同儕相處融洽，也肯定其同志身分，但是同性戀畢竟是異性戀團體中的少數，同志認同的經驗不會是朋友間的共同話題，想與人分享身為同志的獨特經驗時，卻不知道能夠找誰傾吐，總覺得沒有人能夠理解自己，在異性戀團體中得不到歸屬感，就可能促使同志去尋找新的生活圈，接觸與自己相似的人。

「可能是重考班的生活太無聊了，那時候真的沒有朋友，我就想說去用拓網好了，就認識了一些人，跟他們一起出去玩，也會認識到更多的朋友，那時候我才真正覺得踏入圈子裡，所以我上大學之前已經算是有自己的圈子在了。」(Kevin，台師大，性壇社)

當受訪者開始接觸同志團體及同志文化後，會進一步的發展出新的個人建構，對他人與自我產生新的理解，對同志圈的好奇心，將驅使受訪者前往下一個認同的階段。

二、同志認同二部曲—從獨鳴到共奏

同志社團的成立，是大學院校中性別友善的指標，更是許多同志學生在缺乏同志資源的生活中，探見彩虹生命的管道之一，同志社團這個讓男同志產生好奇，又望之卻步的地方，究竟存在什麼樣的魅力與問題？本段將逐步從成立同志社團、接觸同志社團、社員認同社團，探討同志社團在大學校園、男同志心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 大學 GAY 了沒？同志社團在大學

在幾位創社與社團幹部的受訪者經驗中，即使校園准許社團成立，但在申請社團的過程

中，卻給予諸多限制，其中最普遍的是對社團命名的不成文規範，校方會要求不得以『同志』、『同性戀』相關字詞加入社團名稱，校方企圖模糊同志社團存在的事實，受訪者 Chad 表示即便是全臺灣最早出現的同志社團—『GayChat 男同性戀社』，在草創時期也必須叫做『男同性戀問題研究社』。

「大部分的性別社團、同志社團，一定會有一個莫名奇妙的名字，這也是我們感到很困擾的，因為學校一直不肯讓我們就是叫『同志社』，『性別研究社』還不太能夠用，太露骨。」(Chad，台師大，性壇社)

而亞洲大學百性社在社團擺攤活動中，甚至遭到校長在公開場合，做出讓社團感覺被歧視的行為，導致同志社團的成員難堪和不舒服，種種人為的不平等待遇和阻礙，都可看出校方對同志議題的不了解和恐懼，也是形成校園中恐同氛圍的因素之一。

「那次社團擺攤啊，校長回過頭，看了我們攤位，看我們擺的東西，愣了一下，就跳過我們這個攤位。當下我去反應，組長過來講，他說『校長很忙，忙要去開幕典禮』，如果他真的這麼忙的話，你應該是我們之後的攤位你都不要去了吧？可是他還是有去。」(Brian，亞大，百性社)

受訪者 Chad 與 Brian 與校方接觸的經驗告訴我們，即使同志社團得到校方的正式認可，校園中對多元性別的歧視和不公平待遇仍然存在，校方承認同志社團，是對同志學生和多元性別平等的肯定，但若只求形式上的平等，實質的歧視仍然存在，一樣會對同志學生造成傷害，也讓校方對性別平權的『形象』付之一炬。

「聽說在我之前還有一個學長想要成立，後來送到學校那邊就被擋、被退，好像很多人一直期待有這樣的社團出現。」(Brian，亞大，百性社)

亞洲大學百性社的創社社長 Brian，聽聞曾有學長想成立同志社團，卻被學校阻擋下來，對照 Brian 成功的申請社團，應該對持續進步的校方給予肯定，可是卻受到校長的歧視舉動，這種種不平等的事件，都反應出想要追求性別友善的環境，並非只是單純透過成立同志社團就能達成，除了設立同志社團，還需要教育校方、老師、同學，從體制、社群、教育多方努力，才能共同營造性別友善的校園。

即使社團的成立受到許多阻礙，那些不願就此放棄的同志學生，仍堅持在校園中開闢性別平等空間，站在最前線憑著一股熱情以打造友善校園為目標，對於這些同志社團創始人而言，同志社團代表的不僅是同志權利能被看見，更是一種歸屬感的追求，因為得來不易，所以更珍惜社團和每一位成員，他們無悔地付出自己的精神和時間，換得其他同志學生在校園

裡找到歸屬的家。

受訪者 Chad 就是將師大男友會，地上化為性壇社的創始人之一，因為不喜歡在網路世界尋找同伴，幾經嘗試後，深覺自己不適應網路同志社群的樣貌。而 Chad 本身的社團幹部經驗非常豐富，當時還是地下社團的師大男友會，正在徵募轉型正式社團的幹部，在 BBS 上得知消息後便參與推動正式社團，與其他創始幹部們一起成立性壇社，對社團的情感彷彿是親生孩子般意義重大。

「我對這社團很有感情，因為它是我們幾個人一手帶大的，一起撐過來，然後一起到可以辦全校性一個月的大活動，對我來說是非常難得、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有點像是生下來的孩子，它對我來講意義很大。」(Chad, 台師大, 性壇社)

校園中缺乏性別意識的環境，雖然帶來困擾，但也給創始人持續努力的目標，亞洲大學創社社長 Brian，參加台北遊行時聽到一句話「我是一個同志，我能做的就是台上講話，台下身為同志的你們，為自己做了什麼事情？」有所啟發，也察覺到校園中缺乏性別意識的概念，開始出現成立社團的念頭。

「成立社團一個部分因為我本身想要在我們學校推廣，尊重多元性別的這一塊，當然學校還沒有這個意識存在的時候，我就會想要一直做。有這樣子的社團出現的時候，同志這個名詞，這個群組比較會被正視到，像之前我看到沒有社團的時候，大家講到同志，就是避而不談，就是漠視的歧視吧。」(Brian, 亞大, 百性社)

相較於正式成立的同志社團，地下化的同志社團，經營方式和資訊便隱密的多，進入方式較正式社團來的困難，在缺乏資料來源的情況下，筆者在尋找地下化社團的受訪者時，苦無管道能深入了解，只能從其他受訪者的口中探得「某某地下社團是否還存在？」然而卻一無所獲，因此，筆者僅從受訪者的經驗，尋得地下化社團的一絲蹤影，例如前面提到 Chad 曾接觸師大性壇社前身，地下化時期的男友會在 BBS 上徵募社團地上化消息的幹部。

「在網路上查到師大男友會這個事情，是一個地下社團，然後發現他們在師大的 BBS 有成立個版，就認識我們社長，也不算認識，就加他噗浪阿什麼的，我們彼此完全不認識，過了一年我才正式認識這個人。」(Chad, 台師大, 性壇社)

因為地下社團的資訊難尋，因此本研究也以正式社團成員為主要訪談對象，深入了解經營／參與正式同志社團的歷程，以及男同志如何在參與同志社團後，找到自我認同的歸屬。

(二) 我們的第二個家

回憶加入社團的契機，大部分的受訪者都表示，社團博覽會是第一次接觸同志社團的場

合，多數的受訪者注意到同志社團的存在後，當下並沒有直接進入社團，而是保持觀察和隱藏的姿態，自行上網搜尋相關資訊，再進一步加入社團，背後的原因可能是對同志社群存有負面想像，以及害怕身分曝光等因素。

「當初還是會有點害怕，對自我認同沒有很明確，所以我不敢靠近 TO·拉酷，我就自己默默回家上網查了，我才發現這是一個有關同志的社團，還有很多不同的社課課程，就想說來參加看看。」(Leo，成大，TO·拉酷)

「在社團博覽會，看到社團有出來擺攤，一開始還是在很保守的那個時候，到社團那邊默默拿一張傳單就走了，一方面也是想藉由社團多認識一些人。」(Gary，亞大，百性社)

接觸社團的方式不僅只有社團博覽會，也有受訪者是透過同志朋友引介，進而加入同志社團，例如 Nick 就是經由已是社員的同志好友，推薦進入成大 TO·拉酷社，也有少數的受訪者在一開始就非常確定要加入同志社團，例如因轉校到東華大學就讀的 Ted，本身就經常參與社團活動，在加入社團前也聽聞同伴社的存在，因為想要在社團繼續培養能力，所以在加入社團後就投入花蓮同志遊行的規劃。

既然正式社團能夠透過正式管道，公開的招生和宣傳多元性別議題，也有助於促進校園性別平等意識，加入同志社團能夠認識同志朋友，可接觸同志資源又能完成自我認同，那為何會產生同志對社團望之卻步的情況？從研究中發現，隨著社團資訊公開，在校園性別平等意識不高的情況下，容易讓社團被標籤化，造成同志學生害怕因此被迫出櫃、貼標籤，導致同志社團招生不易，產生社員來源不穩定的狀況。

「社團的同志議題也比較多，可能因此被標籤化，很多人聯想到百性社就說是同志社。」(Brian，亞大，百性社)

在這個階段有兩種可能，第一是不加入社團，可能是因為校園環境因素，缺乏對同志友善的意識，以及對同志社團的陌生和被貼標籤的擔憂，第二是選擇加入社團，成為同志社群的一員，在不友善的環境中找到安身之地，然而造成不同選擇的真正原因是什麼？本研究僅能從選擇加入同志社團的受訪者身上找答案，歸納受訪者加入社團的動機，發現多半是出自於對同志圈的好奇心，想透過社團認識其他同志，因此我們可以推測，男同志在還沒有真正進入同志社群前，對於同志圈是懷抱期待和想像的，然而因為在異性戀主流的社會中，充斥對同志的負面連結，無論是傳播媒體、網路上關於同志的消息仍參雜歧視的刻板印象(例如：毒品、愛滋、雜交等)，因缺乏正確資訊，部分受訪者在剛進入同志社團時，對於充滿不熟悉

的環境仍有幾分恐懼。

「剛開始不知道在害怕什麼，就覺得是一個很不習慣的環境下，有一個很緊張很緊張的感覺，就是很害怕，但就不知道在怕什麼。」(Leo，成大，T0·拉酷)

當受訪者實際參與同志社團的活動之後，才漸漸破除對同志圈的恐懼和不安，相較於網路同志社群的虛擬互動也較為真實，升上大學接觸同志社團的 Nick，將網路上和實體的同志社群互動相比，對社團成員之間真實的互動，提出了這樣的看法。

「在社團妳／你就可以看到這個人，她／他的一舉一動，她／他的行為，她／他的言談，然後妳／你就會慢慢的可以了解她／他是一個怎樣的人，然後這種感覺讓我比較踏實。」(Nick，成大，T0·拉酷)

加入社團前就已經有自己的同志朋友圈，也懂得主動尋找同志資源的 Kevin，對自我定位的疑問驅使他進入社團組織當中，接觸同志社團認識同志圈的不同樣貌。

「我會加入這個社團的動機，是我覺得我會在裡面獲得一些什麼，那個獲得的東西不只是歸屬感而已，可以幫助我自己去認識到說，我在這個社會上的位置是什麼？在社團的位置是什麼？我自己的角色到底是什麼？所以我覺得它可以幫助我定位說我自己的位置在哪。」(Kevin，台師大，性壇社)

受訪者融入社團之後，大多數的受訪者參與活動的次數變得頻繁，當社團逐漸成為日常生活的重心，吃飯、玩樂、聊天，甚至是進一步參與活動規劃，都讓身為社員的男同志，習慣『圈內人的生活』，生活方式的變化也讓受訪者認同自己的男同志身分，一開始害怕進入社團的 Leo，至今加入社團已經三年，也結交許多同志朋友的經驗是最佳印證。

「它讓我更了解圈內的事情，第二個就是更了解自己吧，然後去思考自己未來能做什麼事情，在 T0·拉酷我可以大辣辣的說我是 GAY，然後在其他社團、在班上要收斂，所以我覺得我加入之後，再回到班上會有一點錯亂(笑)。」(Leo，成大，T0·拉酷)

男同志的獨特生命經驗得到理解和支持，是受訪者能夠和社員建立深厚情感的原因之一，無論如何要好的異性戀朋友，都很難取代這份互動經驗，值得關注的是，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不約而同地提到，在社團內有一份特殊的『歸屬感』，筆者推論在異性戀主流文化中，同志是被忽略的族群，在『外面』不被認同的同志經驗，都能夠回到社團與自己人分享，彼此的經驗互相交流映照得到抒發，在社員之間能夠展現真實的自我，便是歸屬感的來源。

如同受訪者 Chad 所說，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是同志，所以社員之間某種不受喜愛的地方，

就是相似的地方，也從中得到歸屬感。

「大部分的人都是同志阿，所以我們某種被人不受喜愛的地方，就是我們相似的地方，我就會從這裡得到歸屬感，我們可以自在的聊，我們可以彼此同理，知道說彼此的心情是什麼。」(Chad，台師大，性壇社)

對於在生命經驗中無法被同儕、家人認同的男同志而言，需要被重視的自我價值，在社團中得到關心、尊重以及平等對待，這份超越朋友關係的深層情感交流，有受訪者認為社員的互動更像是家人，而社團彷彿是一個大家庭般的存在。

「就是很有家的感覺啊，在台南這裡感覺有第二個家。」(Leo，成大，T0·拉酷)

「在系上大家就是同學關係，在社團的話大家比較像家人，我覺得那個感覺不一樣，同學的話，也不會有這麼深的歸屬感，大家互相支持，聊心事，我覺得這都會增進歸屬感。」(Gary，亞大，百性社)

(三) 社群認同：我們是男同志

「在這段時間，大家就是彼此扶持，彼此互助的力量，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讓自己感到比較自在，比較安心的感覺。」(Nick，成大，T0·拉酷)

受訪者 Nick 加入成大 T0·拉酷後，生活重心都以社團為主，小至吃飯、談心、出遊，大至參與規劃、協助、舉辦社團活動，持續與社團互動的過程，一方面實踐著同志生活，和其他同志社員交流不同的生命經驗，另一方面參與社團所舉辦的同志／性別議題的社團課程，友善的人際關係和同志資源，有助於男同志重新建構對自我和同志社群的認同，並持續對性傾向與其參加的同志社群感到驕傲。受訪者在社團裡認同其他同志社員，也反過來認同自己的同志身分，自我認同的發展，對相似群體產生認同和歸屬，可能因為察覺自身被壓迫而感到憤怒，與異性戀社會站在抗衡的位置，可能因此參與同志運動。

東華大學同伴社的 Ted 認為同志社團的存在，除了是自我認同的靠山以外，也能挑戰異性戀社會中的主流價值，同性戀因為社團聚集在一塊，讓異性戀看見同志的存在，習慣同性戀存在的事實，進而接納同志族群。

「我覺得有一團同性戀聚集在一起是一件好事，最終目標是他們接受吧，不能接受的話，至少他們也習慣同性戀的存在。」(Ted，東華大學，同伴社)

Ted 提出的經驗與「集體現身」概念相同，「集體現身」是透過集體曝光的社會力量，凝集、壯大同志族群的聲勢；亦可以繞過歐美同志個人現身的犧牲風險，讓同志以更安全、更有凝聚力的方式，為自己現身的策略作選擇（轉引自王思萍，2000，頁 30）。

筆者認為同志自我認同與同志社團存在的必要性，就是在異性戀霸權下，能夠找到認同自我與同志文化的出口，受訪者 Nick 對同志社團給同志族群的力量和幫助，以及同志社群在社會中的位置，給予一段細緻生動的描述。

「T0·拉酷其實是一個下水道，我忘記從哪一堂社課聽來的，在這個社會上同志支持系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對同志來說，當你在社會上遭遇一些困境或困難，你要有一個洞去丟東西、丟垃圾，那個支持系統就是那個洞，然後對我來說，T0·拉酷就是一個下水道，可以讓我吐苦水，可以默默支持我的一個環境。」(Nick，成大，T0·拉酷)

三、同志認同最終曲—走出自己的路

(一) 我的現身我決定

「我覺得 Come Out 對我來講已經不是議題了，我覺得議題是我活得好不好，過得好不好這樣子。」(Brian，亞大，百性社)

筆者問到 Brian 的出櫃狀況時，他給的回答非常有趣「出櫃已經不是議題，我過的好不好才是！」這句話呈現了經歷自我認同的不斷轉折後，從最初摸索時「我是誰？」的階段到現在已經大有不同，受訪者參加社團後對自我的肯定和認同，也已經能夠有充分的資源和把握來面對同志身分的更多挑戰，對朋友、家人出櫃的討論在同志社團中是不陌生的議題，為什麼出櫃？如何出櫃？對誰出櫃？出櫃的意義是什麼？都能在社團內進行討論與經驗分享，學者 Mark Blasius 也主張，出櫃其實是持續性的「在現身」(becoming out)，一個持續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情境下，瞭解身為男同志或女同志的過程（轉引自王思萍，2003，頁 25）。

受訪者在面對出櫃議題的疑慮和困境，大多是在社團中學習而來，出櫃的緊張情緒在與社員的經驗交流下得到紓解，亞洲大學百性社的 Gary 因為尋求社員的幫助，讓他面臨親姊妹對其性傾向提出質疑時，從不知所措到能夠主動告知、解釋，讓姊妹理解自己的身分，方能順利出櫃問題。

「我會知道說其他社員面對跟兄弟姊妹出櫃的情況，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面對這樣的問題，他們都是這樣走過來的，所以會讓我感受到，原來這條路其實自己走的不會很辛苦，因為不是自己走，是大家一起陪伴你，互相幫忙。」(Gary，亞大，百性社)

出櫃對大多數的受訪者已是耳熟能詳的議題，因此面對出櫃議題時已經較能掌握，也有自己對出櫃的見解和實踐方法，重新掌握是否出櫃的自主權。許多受訪者相信，真正的朋友

不會因為性傾向而失去，如果因為性傾向而被拒絕繼續交往，那麼對方很有可能不是真心的對待，不需要因此而對自己的性傾向感到自責。

「我沒有想要刻意隱藏，因為我覺得如果他因為這件事情跟你不好、不喜歡你、討厭你，那他可能就不會是你真正的好朋友。」(Chad，台師大，性壇社)

東華大學同伴社的 Ted 則形容自己像企業家，述說他如何以策略性出櫃的方式，挑戰周遭所有的朋友圈，不斷拓展同志的可見度，建立同志無所不在的形象。

「我比較像企業家，企業家拓展勢力的時候，擴張版圖到處插點，說我是同性戀，然後我跟你們混在一起，我最大的目標就是，把說出性向跟說出我是哪裡人一樣容易，目前算是做到了，因為教會的人會找我去打牌，健身房練完身體後我們會一起去吃飯，雖然尷尬還是在的，可是原則上做到這一點，他們允許同性戀跟他們混在一起，就算是成功了，然後這也只是開始。」(Ted，東華大學，同伴社)

從訪談者經驗中可以發現，早期出櫃可能是非自願性的被迫現身，後期則因為掌握出櫃的自主權，對於出櫃有自己的理解和方式，王思萍（2003）在研究參與高師大同志社團的成員對出櫃的意識變化，也有類似的發現，在「現與不現之間」和「現不現有關係」的思辯與討論過程，同志社員自創一套「現身之教戰手冊」，明瞭現身與否的影響，既不莽撞地任意現身，也不過於擔心而害怕出櫃。簡言之，即「認同賦予出櫃能力；而現身肯定同志認同。」

因此在哪個階段出櫃並沒有絕對的標準，受訪者加入社團後與其他社員討論出櫃議題，藉此累積出櫃的經驗和現身意義，我們可以從同志個人的出櫃經驗看出，男同志在公領域（校園）與私領域（家庭）面對出櫃的方式有所不同，受訪者在同儕、朋友、校園中較容易選擇出櫃，但是面對家庭時，往往無法如此直接坦白，因此有時受訪者礙於家庭或環境因素而無法公開身分，也不代表其自我認同尚未完整，也沒有絕對適合每個男同志的出櫃方式。

（二） 我的每日小遊行

「我上學都掛著彩虹旗，把自己的每一天都當成小遊行，之前台北遊行晚會有一個人講說『身為同志，一年之中只有這一天能大方做自己』，可是我不希望只有這天，我希望每一天都是屬於我自己的小遊行。」(Nick，成大，T0·拉酷)

男同志個人能做的或許很有限，可是也只有從個人開始做起，才有辦法凝聚改變的力量，在同志社團中有許多來自不同背景的成員，受訪者 Nick 說到在同志社團中，與其他成員的相處對拓展同志人際網絡很有幫助「當妳／你在社團裡面，那社團一定有很多事物，在籌畫那些事物活動的時候，妳／你當然就會跟不同的人共事，那些人也是同志或同志友善的朋友，

所以就會認識到更多元的同志人際網絡。」

而參與同志運動並非每個受訪者的必經歷程，但有許多願意投身同志運動的受訪者，都抱著相同的理念，期望透過自己的力量，讓更多摸索階段的同志能夠認同自己，也讓更多人看見同志的存在。受訪者當中有曾任、現任的社團幹部，也把在校園中經營同志社團，視為實踐同志運動的方式，透過社團在校園中進行同志議題的推廣和認識，喚起校園中對多元性別的尊重和認識。

「我也想透過性壇社，在同志議題或性別議題上多做些什麼，我希望可以在講座或是辦活動方面，讓更多人去認識這一塊議題，讓更多人知道其實這個東西是跟我們生活密集相關的，應該去關注它，而不是把它放在一旁，當作沒這件事情。」(Kevin，台師大，性壇社)

「自從我到社團後，我參加了社運，我有能力幫助更多別人，就覺得我應該盡力參加這樣的活動，我覺得我的人生，從開始加入這個社團後才變得比較不一樣，比較有行動性，我覺得這一切都很重要，同志族群裡面每一個人都很重要。」(Chad，台師大，性壇社)

從自我意識開始凝聚同志社群意識，個人和社群的認同發展無法完全切割，交互影響的關係是持續不間斷的過程，也是自我認同真實的發展歷程，參與社團的每個成員都是促進自我認同的推手，更要一步一步的繼續往前走，在校園開創屬於同志的空間。

(三) 同志社團的經營困境

大學校園中的同志社團，除了需要對抗不友善的校園環境，還要解決招生狀況不穩定的狀況，社團經驗豐富的 Chad 表示，許多男同志參與社團的動機，多半在於認識心儀的對象，因此強調學術性、運動性，聯誼性低的社團走向，較不受男同志喜愛。

「因為性壇社的社課關係，經常會跟社運、知識有關，可是對很多人講，他們才不要知識呢，他們覺得上社課沒有必要，師大也沒帥哥，跟我的姻緣毫無關聯，所以就不參加，都是這樣子的。」(Chad，台師大，性壇社)

「『社團裡面又沒有什麼優菜，我幹嘛來這裡？』他當然是往優菜比較多的地方去。另外一個可能，我是聽前輩講的，曾經有人說過「我又不是長的不好看，我又不是不好的貨色，我還不用淪落到社團去找另一半！」他說『淪落』，早期前輩的想法可能是說，社團是讓那些找不到伴的人在參加的。」(Brian，亞大，百性社)

來自技職科大的 Leo，參與成大 TO·拉酷社超過 2 年，則是對社課規劃內容感到不滿意，

社課安排經常已較深入的議題為主，如同志運動、文化探討、愛滋議題等專業內容，對涉略同志文化較少的成員而言，宛如是另一個世界，有理解上的困難，也提到與社員的互動過程中，部分擁有同志知識較多的社員，和同志知識較少的成員產生資訊不對等的狀況，如果彼此缺乏進一步的互相理解，就會導致社員對同志議題的排斥和抗拒。

「我一直感受到的是這樣，反正你們都出櫃了，你們一定是了解這些東西的，就是很多人都講說『蛤？你不知道喔？』，我真的覺得那種感覺真的很不舒服，因為我被這樣問過之後，反而有點討厭這樣的感覺。」(Leo，成大，T0·拉酷)

以上受訪者的經驗顯示經營同志社團的不容易，除了需要兼顧同志與性別議題，還要考量到每個社員對同志議題的程度，以及社團聯誼性質的多寡，才有機會成為受歡迎的同志社團，可見同志學生有許多不同的層面的需求必須被滿足，但加入社團的成員各有所求，同志社團沒辦法兼顧所有的需求，因此流失部分社員，也提醒社團必須不斷修正方向，盡量平衡社員的需求。

在缺乏性別意識的校園中，同志／性別社團的經營特別辛苦，而學校應該給予協助，與相關單位（例如：性平會）一起和同志社團面對同志學生的困境，尤其是對多元性別的誤解，應該致力於提升校園中的性別意識，從教育層面下手，解決同志族群的污名化，降低對少數性別族群的歧視和複製刻板印象，發揮教育的本質，教導學生尊重他人的同時，也不該忽略弱勢學生的存在。

陸、研究結論

本研究從 8 位男同志的生命故事開始，述說身為男同志的自我認同探索歷程，從「我是誰？」的自我提問，進行一連串對同志身分的摸索，成長環境缺乏多元性別認同的資源，在異性戀主流社會中聽不見、看不到其他同志的存在，周遭更充斥著對同志不正確的訊息和報導，讓男同志在自我認同初期對身分的焦慮感到無所適從，從意識到自己與他人不同開始，在缺乏多元性別教育的求學環境，為了避免同儕對同志的歧視和霸凌，男同志必須要隱藏自己的真實感受，求得安身立命的機會，在求學環境中得不到對自我認同的支持，也無法坦然面對自己的性傾向，男同志在自我認同發展過程中，需要尋求其他同志網絡的協助，因此大部分的受訪者都曾透過交友網站來尋找並確認其他同志的存在，在升上大學後部分男同志有機會發現同志社團。

受訪者參加的同志社團分別為北中南東四個區域，跨區域性的蒐集文本，歸納受訪者加入同志社團的原因，大部分是起於對同志圈的好奇心，或者想經由實體管道來認識同志朋友，由於對同志圈的不熟悉，男同志在加入社團後，多半會先採取觀望姿態，在社團活動過程有機會和其他同志互動並成為朋友，則可能進一步在社團中發展出能接納自己的人際網絡，男同志的自我認同邁入新的階段，重新建構對男同志身分以及同志圈的認知，本研究的受訪者在社團中發展自己的同志人際網絡，在社團中獲得身分認同的歸屬感，進而肯定自己的性傾向並感到驕傲。持續參與社團的男同志對於同志相關的議題也較關心（如：出櫃、同志運動等），部分男同志會產生希望能透過自己和社團的力量，為同志圈付出心力的想法，本研究受訪者先以自身出發，透過出櫃、經營同志社團（如：成為幹部）、參與同志運動，站在不同的位置為同志議題發聲。

自我認同的變化並非完全以線性發展，本研究也發現有些男同志的認同變化，不同於 Cass (1979/1984) 的同志認同發展模式論述，部分受訪者對於自己的性傾向很早就有明確的認知，大部分受訪者的發展脈絡與 Cass 的發展理論相似，但並不一定會全部實現，是否會到達自我認同的最後階段也因人而異，筆者將受訪者的自我認同發展變化大致分為三個階段，處於自我認同曖昧不明階段的男同志，為解答「我是誰？」的自我認同疑問，會透過各種管道解答自我認同疑惑，升上大學後仍驅使受訪者持續追尋解答，在加入同志社團展開新的認同方向。

同志社團不僅僅只是聚集同志學生的組織，對受訪者確認同志身分具有正向的幫助，社團內的成員能互相理解彼此的差異並給予尊重，也讓受訪者在參與社團的過程中持續建構同志社群認同，對自我認同也逐漸明朗化，另外無論在個人能力的培養，或者能認同自己和同

志群體，幾乎都產生改變和正面的幫助。

柒、研究限制與建議

筆者在最初設計的研究問題中，希望能將國立／私立體制，一般／技職院校，地下／正式設立的同志社團納入研究範圍，進行不同學校體制的比較，筆者在進行資料蒐集的過程中，發現地下化社團的資訊相當少，從同志人際網絡中也難以尋得相關消息，加上技職體系社團數量並不多，運作中的社團多半也是以地下經營為主，讓筆者接觸地下社團更加不容易，甚至發現有社團倒閉的案例，例如成立不久的慈濟技術學院七彩檢樂社，因為諸多原因現已暫時關閉，而私立加上技職體系的同志社團更是難尋，因此在本研究現階段無法回答不同體制、不同性質的同志社團是否存在著差異，有待未來投入更多心力，為同志學生與同志社團的權利繼續貢獻。

在強調自由開放的大學校園中，校方應鼓勵學生創立同志／性別社團，讓校園中多元的學生群體有發聲的機會，透過創立同志／性別社團除了能讓同志學生找到歸屬，展現校園對性別少數的友善和包容，也讓校園成為真正落實性別平等的場域，成立同志／性別社團更是落實多元性別教育與性別平等教育法的最佳實踐方式！

捌、參考文獻

一、中文參考文獻

- 王思萍(2003)。從「107 號房」到同志文化研究社—女同志認同、現身與同志學生社團的關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家豪(2002)。娘娘腔男同性戀者的社會處境及自我認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雅各(1999)。台灣男同志平權運動史。台北：開心陽光出版社。
- 朱全斌(1998)。由年齡、族群等變項看台灣民眾的國家及文化認同。**新聞學研究**，56，35-63。
- 吳政庭(2004)。彩虹國度裡的教師身影：三位高中男同志教師的生命故事。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紀大偉(2002)。「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同志運動與金童玉女，載於莊蕙秋(主編)，**揚起彩虹旗：我的同志運動經驗 1990-2001** (198-204 頁)。台北：心靈工坊。
- 胡來安(1998)。從邊緣頂入中央，在中央植入邊緣：中央大學同志社團的發展史。**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5，99-130。
- 徐嘉郁(2008)。當我們同在一起—休閒場域對男同志認同構成之個案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學碩士論文。
- 高穎超(2006)。誰伴著「青衿同志」小學畢業？—校園同志運動的處境、策略及盟友。**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季刊**，34，85-92。
- 張同廟(2009)。大學院校學生社團參與動機對社團凝聚力之影響—以組織承諾為中介變項。**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報**，26，第一期。
- 張志豪(2010)。男同志身份認同歷程量表編製之初探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論文。
- 張瑋容(2008)。成為自我意識的女同志運動者：從台大浪達社看同志社團參與的認同轉變軌跡。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 教育部統計處(2011)。《各級學校概況表(80-100 學年度)》。台北：教育部統計處。
- 畢恆達(2003)。男性性別意識之形成。**應用心理研究**，17，51-84。
- 莊蕙秋主編(2002)。**揚起彩虹旗：我的同志運動經驗 1990-2001**。台北：心靈工坊
- 郭良文(1988)。台灣近年來廣告認同之建構—解析商品化社會的認同與傳播涵。**新聞學研究**，57，127-157。
- 陳向明(2002)。**社會科學質的研究**。台北：五南。
- 游美惠(2005)。身分認同與認同政治。**性別平等教育季刊**，31，58-61。

劉安真 (2001)。「女同志」性傾向認同形成歷程與污名處理之分析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

潘淑滿 (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台北：心理。

蔡宜君 (2007)。**踏入彩虹國度：男同志身份認同歷程之探究**。私立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中。

二、外文參考文獻

Cass, V. (1979). Homosexual identity formation: A theoretical model.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4. 219-235.

Cass, V. (1984). Homosexual identity formation: Testing a theoretical model.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20. 143-167.

Hall, S. (1996). In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 In Stuart Hall & Paul du Gay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Mael, F.A., & Ashforth, B. E. (1989).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the organization.

Wan-Huggins, V. V., Riordan, C.M., & Griffeth, R. W. (1998). The Development and Longitudinal Test of a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8 (8), 724-749.

拾、附錄

附錄一：訪談大綱

- 一、請問你何時得知/接觸目前參加的社團？甚麼時候成為會員？描述一下當時的情況？
- 二、請描述一下該社團，以及你參與的情形，如與社員的互動？參加哪類的社團活動？
參加的頻率、性質？若參加活動有面臨出櫃的可能，如何應對？
- 三、在社團裡有無讓你印象深刻的重要事件或活動？
- 四、若有其他社團經驗，比較同志社團與其他社團的差異？
- 五、參加社團後，對你的生活/人際關係有何影響？
- 六、加入社團後是否有面臨出櫃的問題？如何面對？
- 七、參加同志社團對你而言有何意義與影響？